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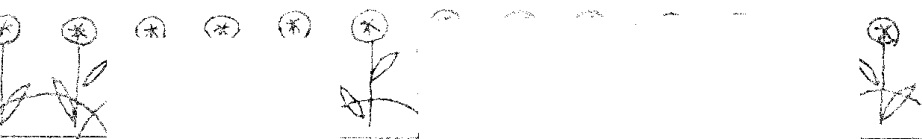
种一片太阳花

李天芳



种一片太阳花

李天芳



种一片太阳花

李天芳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690×960毫米 1/32 印张8 5/8 插页4 字数96,000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700

书号: 10151·836

定价: 1.25元

目 录

赶花	1
陕北三月三	10
故居	17
种洋芋	32
打碗碗花	39
无噪音的长安街	46
呼唤	49
腊月忆	57
大海拾零	63
种一片太阳花	87
三条九陌花时节	92

船在江上行	98
上嵩山	103
寂寞的青海湖	114
笑石榴	123
我们频频举杯	129
小记石头城	140
冬阳下，暖融融的长街	151
奶娘	161
雁来红	173
金虎	186
有真意，去粉饰，追求质朴的美——代后记	200



赶 花

初夏，陕北高原的桃花、杏花已经谢落，满山满川的洋槐树又开花了。槐树的花，看上去不那么起眼，小小的，如同一串串的豆角角，但当那雪白而密集的花苞，成团成片地挂满枝条的时候，一棵树就是一顶硕大无比的花伞，好看极了。那些白色的小花，又能发散出一种奇异的、令人陶醉的幽香，那是桃花也罢、杏花也罢，都不可与之比拟的。到了晚间，夜阑人静，清风带着格外浓烈的花香，阵阵吹来，使得劳动和工作了一天的人们，神清气爽，困顿尽消。

洋槐树开花的时节，延安全城就笼罩在这馥

郁的花香之中。

一天，小雨过后，我信步来到嘉陵山下的树林子里。这是一个幽静的河湾。延河西川和南川两条支流，在不远的地方汇合起来，由这里拐过一个弯，又缓缓向东流去。在这片开阔而平坦的河湾地里，长满了高大粗壮的洋槐树，远远看去，整个林子的树冠上仿佛落了一层厚厚的白雪。

这是一个优美而安静的去处，瞻仰宝塔的人们，都顺着盘山大路游览去了，很少有人到这里来。但当我从桥头的斜坡下去，踏着落满白色花瓣的小路，走进林子的时候，才发现这是一个异常繁忙的世界。林中的空地被一家家的养蜂队占满了，成群结队的蜜蜂，在空中嗡嗡地叫着，忽儿飞来，又忽儿飞去。我走进一排蜂箱跟前，简直被团团围定，蜂儿就在眼前、耳边萦绕，让人不敢向前跨步。

“不要怕，它忙着呢，顾不得咬你。”

说话的是一个养蜂工，中年汉子，眉宇十分开朗。他蹲在地上整理蜂箱，把一页页的蜂篋抽出来，仔细地看过，又一页页地装进去。那些蜂篋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蜂，并且不断地在他的手脸周围飞上飞下，果真不见蜇人。

养蜂工干着手里的活，低声慢语地对我说：

“这生灵和人一样，最有思想觉悟，一遇到花时旺盛，就泼命地干活。一趟一趟地出去采蜜，采满了送回来，又飞出去。花开不断，采蜜就不停，直到累死。最繁忙的采花季节，一只工蜂最多只能活五十来天。它那短短的一世，喘口气都舍不得，哪有功夫咬人呀！”

小蜜蜂孜孜不倦、死而后已的精神，经常为人们称颂，但这些话通过养蜂工的口说出来，是那样充满感情。我被他的话打动了，也开始用严肃而亲切的目光，注视着那忙碌的蜂群。

林子的深处，在靠近河岸的地方，还有另外好些家养蜂队，我以为他们都是延安近郊公社的，一打问，才知道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到延河边的。

养蜂工指着林子的尽头说：

“那边是宁夏的，青海的，内蒙古草原的；那一边还有南方的，福建、广西、海南岛的……我们这一家，是从黄河对岸吕梁山区来。”

我惊讶极了，真没想到养蜂竟要千里迢迢跑这么远的路！

他微笑着回答：

“为了赶花呀，有花才有蜜。我们到延安来，专门赶采槐花蜜的。”

他说着，盖好蜂箱，走到一棵槐树前，揭开一口大瓷缸，一股带着甜味的芳香扑鼻而来。我俯身一看，满缸都是蜂蜜，那样纯净、洁白，如同凝脂一般，一星半点的杂质也没有。

“这就是槐花蜜，上等蜜糖。每隔一天，就可以割下四、五百斤。来延安以后，我们已经向当地供销社交售过几千斤了。”

养蜂工的话提醒了我。我很快想起，每年初夏之后，延安的街头就有这样纯净新鲜的蜂蜜出售，它质地细腻，芬芳袭人，常常惹得顾客赞叹不已，但谁也没有想到，它竟是延安自己的槐花蜜，而这种蜜糖又是天南地北，那么多地区的养蜂工在这里辛苦劳动的结果。

养蜂工掰着手指，接着讲：

“我们一行，管一百多箱蜂。一只箱里十六张篋子，一张篋子上两、三千只蜂。算起来，我们领的是几百万大军，跟元帅差不多了。”他又一次微笑起来，“开花时节，蜂忙，人更忙。除了打扫蜂箱，割蜂糖，还要照看好蜂群。一窝蜂里，一定要有蜂王，没有王就变成乌合之众；但

只能有一个，要是从外边又闯进一只蜂王，就一定会闹分裂。稍不留意，便带着一群蜂跑了，害得许多蜂都跟着飞得无影无踪，你得时刻操心着。我们三个人里，有一个专管生活。可忙起来，都顾不上做饭。天黑了，才一齐动手，匆匆做一点吃的。”说着，他的目光停落在前边一棵树墩旁边，那里放着一只烧劈柴的铁炉，这大约就是他们烧水做饭的地方。铁炉后面的空地，撑着一顶帐篷，帐篷里并排横列三张床板，这就是三个养蜂工的“家”了。我猜想，就在这样的帐篷里，恐怕也难得睡几个安稳觉。半夜里，起风了，下雨了，得赶快爬起来给蜂箱加盖雨布，蜂儿被盖得严严实实，而人却难免被淋得湿透。

看到养蜂人这样辛苦的生活，我也不由关切起来：

“等到槐花谢了，你们也该回家好好休息休息。”

“不，”养蜂工回答说，“我们也和蜂儿一样，满年四季很少在窝里停。天南海北，哪里开花就往哪里赶。再过些日子，延安的槐花落了，我们就朝北边走，到榆林地区绥德、米脂一带，赶上那里的紫苜蓿花开；苜蓿花败了，转回山西

吕梁。我们家乡是丘陵区，满坡满沟的荆条花，开得金光灿灿，采来的蜜也和金子一般。到了七、八月份，又跑出长城线外三边一带，那里没有山，土地又开阔又平展，粉红的荞麦花开得放眼望不到边，蜂儿好象落在锦缎上，痛痛快快地采啊……直到秋凉——”

“就该回家歇息了！”趁着他停顿的空儿，我插嘴问道。

“回到家乡，让辛苦一年的蜜蜂养息养息。可蜂歇下，人不能歇。人要作出远门的准备。到了腊月，临近过年，我们又该启程，赶到大西南的巴山蜀水。春节时候，咱们陕北的麦苗还压在冰雪底下，四川盆地的菜籽花已经开得热热闹闹了。等那里的菜籽花开过，八百里秦川的菜花又黄了；关中平原的菜花一落，我们就折回延安，不迟不早，刚刚赶上采槐花蜜……”

我入神地听着养蜂人的话。他说的那样纯朴，口气又那样恬淡，我想他的本意仅仅是为了向我介绍他的真实生活和劳动过程，但是那些话却象一股清凉的溪流，点滴不露地渗进我的心里，并且不停断地激起一阵阵的浪花。我暗暗地震惊：原来为人们酿造蜜糖的养蜂人，生活竟是

这样艰辛，而又这样的充满诗情画意！

养蜂人好象要结束谈话那样，总结道：

“公社养蜂队成立十一年了。十一年间，逢年遇节，难得和家人一块团聚。为啥来着？咱得马不停蹄地往花开的地方赶，唯恐怕误了花时。干咱们这活路，只能人赶花，不能让花等人！”

说毕，他弯腰走进帐篷，扛起一卷油布，朝林子深处走去。夕阳透过花伞似的洋槐树，把斑斑驳驳的光辉，投洒在他的背影上。我象铁铸一般站立在林中的空地上，久久地琢磨着他讲过的话，脑海里忽然涌现出一连串的画面：

在这个林子靠近河边的地方，人们每天傍晚都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按时不误地坐在石堆上苦读。他是附近一所中学的学生。椭圆形的脸庞上还带着浓重的孩子气，但眼神却象成年人那样严肃认真。我曾经问他：“这是放学以后休息时间，你不可以玩一天么？”少年回答：“以前丢掉的时间太多了，我要把它赶回来。”几年来，他重新补习了小学、初中的课程，现在正在自学高中未讲过的新课，准备提前报考大学。在春季全区数学竞赛中，他获得第一名，为自己的学校赢得了一架漂亮的电视机。同学们夸奖他，他说，

我们要为祖国赢得的是四化！

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我在河对岸的桥头车站，看见许多人在等候一位水利工程师。十年前，他在水利工地上被驱赶回家。当党的光辉重新照耀他的身心时，这位工程师已经远远超过了退休年龄。领导上想让他四季如春的南国度过晚年，他却冒着严寒冰雪，带着全家老少赶回来了。一走下汽车，白发如雪的老工程师，泪水纵横地握住同志们的手：

“我的有生之年所剩无几了，让每一天、每一刻都献给黄土高原吧！”

我还知道一位深受群众欢迎的文艺工作者，十多年来，心身备受摧残，虽然年不过五十，牙齿已全部脱落，疾病缠身。领导和同志们把他接回来，同时给他安排了医疗和休养。而他却含着热泪，恭恭正正地写了一份决心书，贴在院墙上：我不要休息，我要干！

和槐树林遥遥相望的山根下，是延安一家毛织花毯厂。那里有位姑娘，二十几岁了，从没有离开过生她养她的陕北山区。去年，她作为厂里的先进代表，到北京去开会，高兴得心花怒放。会议召开期间，她听到党中央关于工作重心转移

的英明决策，又兴奋又焦急：国家需要建设，建设需要资金。我要多织多纺，多为国家换取外汇。她这样想着，恨不得变成一只鸟，立刻飞回自己的岗位。会议开完，专门为代表们安排了几天参观游览，这个从未到过北京的姑娘，却悄悄地买了一张票，飞回到她的花毯旁。

.....

我为什么在这种时候想起他们？这些工程师、老艺人、中学生、织毯女工的身上，是不是和养蜂人有某种共同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精神？不错，是这样的。尽管他们的年龄、职业、以及个人的经历和遭遇，都不尽相同，但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面临的、来之不易的大好时光的无限珍爱，为了夺回失去的一切，为了酿造更甜美的未来，他们在忘我地、不知疲倦地向前奔赶着，一时一刻也不愿意耽误。

面对繁花似锦的社会主义祖国大地，我听见条条战线、成千成万的人们和养蜂工一样在呼喊：
且让人赶花，莫让花等人！

一九七九年三月

陕北三月三

从乡下回到城里，吃的住的不一样了，许多心理状态也跟着变化了。比如逢年过节吧，在城里无论怎样的隆重，都觉着不如在乡下那么新鲜，那么有味，那么令人摇魂荡魄！我常想，在乡下要是没有那些大大小小、饶有趣味的节令，真不知生活会是一种什么样子。

那一年，农历三月三，我在陕北山村过了一个清明节。清明虽然算不上一个大节，但那浓厚的节日气氛、繁忙有趣的节日活动，至今仍使我久久不忘。

三月里，桃树、杏树已经绽开粉红的花朵，杨树、柳树已经吐出乳白的绒毛。队里正在沟里修水库。队长领着男男女女，引水拉土，和泥淤坝。

电马达一响，碗口粗的清水从高崖上冲下

来，男女社员站在水流两边，把山坡上的土一锹接一锹地铲进水里，大水挟带着黄泥，一直冲到坝墙内。这是异常紧张、异常激烈的劳动，几乎没有喘气的功夫。人们挥动镢头、铁锨的节奏，就是激流直下的节奏。不一会，额头上就沁出汗珠，冒出热气，背上、腰间也都湿漉漉的了。

裹着泥土的水珠，四处飞溅，溅在人们的手上、腿上、身子上。所有参加劳动的人，无论男女老幼，无一例外地抹成了花花脸，穿上了花花袄。

劳动的节奏虽然紧张，但却十分愉快。猛地看去，满山坡的男男女女，简直象傣族兄弟在过泼水节。一会儿，铁锨冲走了，一会儿镢头溜脱了；谁家姑娘的鞋叫泥水卷走了，小伙子连忙用锨挡住；谁家婆姨陷到泥里了，姑娘们赶紧把她拉起……

愉快的劳动冲击着人们，不时地发出旋风一般的笑声。

不用多少功夫，黄泥淤过了坝墙。小电工将闸门一关，马达停了下来。人们这才一个个拖泥带水地走出来，长出一口气，坐在干土坡上歇歇。

说是休息，静静坐着的人很少。

爱开玩笑的中年汉子，会猛不防地拉住石匠婆姨的腿，从半山崖上往下拖；新媳妇在清水池里洗手巾，姑娘们会扔进一块土疙瘩，把水珠子溅得乱飞。满脸干泥点子的社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最可笑的是队长。他的脸上斑斑点点地抹了一层泥，鼻子、嘴里也叫泥塞满了。在整个紧张的劳动中，他是最紧张的一个。他的两条裤管就象从水里捞出来，湿淋淋的。一停下手脚，虽然是阳春三月，还是止不住地冷。他坐在干土窝里，用手抓起一把把的干黄土，把两条腿盖上。被阳光晒得暖融融的黄土，盖在湿裤子上，那一定是很舒服的。要不，他会那么得意，那么悠然，为了他的好办法，还有一点陶醉呢。

他捏捏口袋，摸出那根羊拐骨做的旱烟锅，塞到泥嘴里。坐在老远地方的妇女队长，看见他那份舒坦劲儿，便拿起铁锨，铲一锨土扬过去。土落在他的头上，灌进他的脖子，刚刚点着的烟锅也扑灭了……人们又一次开心地乐起来。

妇女队长一边笑一边问：

“当家的，明几个就是三月三，咋办哩？”

不管生产多么忙，劳动多么紧张，作队长的